

## 蝉

孙继泉(邹城)

蝉一天都没叫,也没飞,甚至没有离开它原来的地方。我把它放在纱窗上,想让它从纱窗的小方格上走一走。一松手,却掉了下来。这可能是一只年老的蝉,它已经没有活动的力量,我后悔没有将它放出去。据说一只蝉要在地下生长四年才拱出地面,在地上只能生长18天。18天,一寸光阴一寸金。这只从后窗误飞进我书房里的蝉,可能比在树林中要少活一天。一天,对它来说是多么宝贵。不过,它如果在树林里,也可能早被一只饥饿的鸟啄去,成为鸟的果腹之物,也许不少蝉都不能安全度过18天。

下午四五点钟,蝉开始活动了。我注意到它先是把两只前足蜷起来,两只后足伸长,蹬直,它的尾便慢慢地翘起来,翘得接近直角,又无力地落下来,这样反复十余次。后来我明白过来,它是想翻个身。这是一只将死的蝉。地面上一只只死掉的蝉,都是六足朝上,安静地躺着,这大约是它临死前的最佳状态。蝉将自己的身体翻转过来,使用的可能是它最后的气力。我家光滑的窗台不利于它完成这个动作,如果在泥地上就好了,它可以借助一个坎儿,可是这里不行,它得花大力气。我把一根铅笔放在它旁边,看它能不能用上。它没有去凑近铅笔,它的眼睛可能失明了。我索性把它翻过来,它微微地扇动着翅膀,明显感觉不舒服,我又把它翻回去。

七点,我去看蝉,蝉一动不动,它死了。它最终都没有翻过身去,它在痛苦中死去。太阳还很高,从后窗照进来,照不到伏在前窗窗台上的蝉。

代表夏天的东西有多少?蝉、蛙、草、树、雨,缺一样,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夏天。它们是夏天的旗。在一个夏天里将出生多少只蝉,多少只蛙,多少株草,一棵树会生出多少枝丫,一场雨会催发多少生命,无法计数。但,缺一株草,大地将缺少一抹嫩绿,缺一场雨,空气中就缺少些许湿润,缺一腔蝉鸣,夏日的混响都不够激烈……

## 月下闲行

雪凝(邹城)

傍晚已至,白天蒸腾的暑气终于泄了力,夜色悄然漫过唐王河的堤岸。骑电车沿河回来的路上,风里裹着荷花清润的香,混着水汽漫过来,鼻尖先一步感受到了夜风的清爽。

后座忽然传来窸窣响动,小女儿扒着我的肩膀起身:“妈妈,我要倒过来坐!这样月亮就跑不掉啦!”我停下车,等她转过身去。

明月映眼,清风入怀,女儿和月亮玩起了捉迷藏,她眼睛瞪得溜圆。果然,方才还悬在山顶的月亮,倏尔就跳到了山间,转个弯的工夫又躲进了树影里。女儿“呀”的一声,正着急地要探头去找,车头拐个小弯,那轮圆月忽然又从对岸的柳梢头跳出,像被逗笑的孩子,露出小脸来!

风穿过耳畔,带着水的柔软。苏轼说:“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!”是啊,伴一知己,行于河边,得是件多么惬意的事儿!月亮是最懂中国人的。古往今来,多少文人墨客都将月置于诗词名句之中,如李白笔下的思乡月,苏轼笔下的觅友月,王维笔下的禅意月,李煜笔下的愁绪月。我觉得,月亮它不似人间物,却总把人间事照得透亮——孩童的笑靥里有它,游子的泪光里有它,知己的闲谈里有它,说不出的牵挂、道不明的念想里都有它!

电动车驶过石桥,女儿已趴在我背上打盹。而月亮始终伴着我们,把一路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原来最好的时光,从不是刻意寻觅,不过是月色皎洁,身边的人正好。而我们,正被这一切温柔地包裹着。

## 人间清欢

张振建(任城)

总听人说“平平淡淡才是真”,或者“真水无香”。年轻那会儿,体会不到这话的意思,只怀疑是有些人“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”,要么是失意的人给自己找台阶下。直到年纪渐长,经历的事情多了,才慢慢品出其中的滋味——它是一个人经过世事后,对人生真谛的领悟。

想想过去,沉迷灯红酒绿,现在回头看看那些日子,只觉得脸红。整天醉生梦死,哪有一点正常生活的样子?最好的时光和年华,都随着那些浮华喧嚣流走了。到了这个时候,你是不是忽然觉得,老辈人常念叨的“吃饭还是家常饭,穿衣还是粗布衣”里面藏着多么朴素的道理。

苏轼在官场上起起落落,不断被贬官又被召回,漂泊不定。他向往的生活是这样的:“细雨斜风作晓寒,淡烟疏柳媚晴滩。入淮清洛渐漫漫。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。”最后,他由衷地感叹:“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从此以后,他变得更加豁达洒脱,不再被那些身外之物束缚。

有人问苏轼这辈子有什么功业,他答:“黄州,惠州,儋州。”这三个流放之地,恰恰成了苏轼跌宕人生的最好注脚!

在宜兴时,他迷上了紫砂泥,亲自动手,做出了传世的“提梁壶”。他还在屋前种下竹子,写下诗句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后来,他到了杭州,先做通判,又升任知州。“三百六十寺,幽寻遂穷年。”他和许多高僧成了知心朋友。

苏轼更懂得随遇而安的道理。即便被流放到遥远的海南岛,他也把异乡当作故乡,放下了一切包袱,说:“我本儋耳人,寄生西蜀州。”

有感于他的一生,我提笔写下:“通达知命!”也算是我对生命意义的一点感悟吧。

## 思念是那风中的歌

谢迎(任城)

乔羽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,我有幸在任城区诗词楹联学会于乔羽艺术馆举办的座谈会上,与众人共同追忆这位生于大运河畔的词坛泰斗。

会上,我朗诵了先生笔下的童谣:“大风车吱呀吱哟哟地转,这里的风景呀,真好看……”恍惚间,似有一把温柔的钥匙,打开了尘封的童年。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,在黑白电视机前,追随着《大风车》的旋律雀跃欢唱。

此刻,置身于为先生设立的艺术殿堂,再次吟咏这首质朴却镌刻在心扉的歌词,一种奇妙的时空交错感油然而生——我们缅怀的这位长者,早已用他举重若轻的笔触,将最深沉的美好,织入了我们生命的经纬。如同这首儿歌,没有华丽辞藻,不依繁复韵律,却以其本真的力量,化作无数人童年记忆里永不褪色的亮光。它陪伴一代代孩童成长,那快乐的旋律,在岁月的深处静静流淌……

离馆时,一只白蝶悄然栖落于园中牡丹。见此情景,我不由轻声哼唱起那首《思念》:“你从哪里来,我的朋友,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……”亲爱的乔老爷子,您留下的这些经典之作,必将在文化的长河中恒久绽放璀璨光芒。

## 夏渡长岛

杨玉强(梁山)

七月的风裹着海的咸涩,从济宁出发的车轮碾过七百公里,终于在蓬长客运港的码头停驻。汽笛一声长鸣,轮渡劈开青灰色的海浪,船尾立刻扬起白色的羽翼——成群的海鸥追着航迹,翅尖扫过浪花,抖落一串细碎的银亮。五十分钟的航程,孩子们趴在栏杆上数海鸥,大人们聊着沿途的日照沙滩、青岛老巷,话题随浪起伏。不知不觉间,长岛码头的灯塔已映入眼帘。

下午,我和黄兄换了泳衣,踩着被晒得温热的沙滩往海里走。起初的凉意像针,扎得人一激灵;再往深处走几步,海水便温柔起来,裹着身体轻轻摇晃。游到远处回头望,海景楼的白墙在绿树间闪现,同行的人正扛着泳圈往这边来,孩子们的欢笑声比浪涛还清亮。我在水里漂着,看云影在海面游走,此刻身体轻得像片叶子,连呼吸都与海浪同频。

次日的晨光漫过窗帘时,我们已坐在去峰山林海的车上。车在盘山路上绕,窗外的绿一层层涌来,到山顶时忽然破开一个缺口——黄渤海分界线就在脚下,蓝与绿的海水在此撞出一道蜿蜒的银线,像大地随手画的等高线。

轮渡离港时,海鸥依旧追着船尾。回望长岛,岛影渐渐淡成水墨画里的一痕淡墨。七天的旅程像一场浪,起于济宁的蝉鸣,落于长岛的潮声。而那些笑声、海水的凉意,都成了潮退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,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。

## 西政门前的誓约

翟英智(任城)

薄薄的快递信封被裁纸刀小心划开。西南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上,烫金的校徽在阳光下泛着暖光。手指微颤,“法学专业”四个字映入眼帘,胸腔里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

十二年的苦读,无数个星夜相伴,在这一刻有了回响。激动过后,这张纸带来的不仅是欢欣,更让我清晰地意识到:未来的路,选定了。

备考时,我常在琢磨:法律是什么?是纸上的条文,是法庭上的交锋,还是维系社会运转的规则?看得多了,渐渐明白:它是关乎正义的技艺,是平衡利益的精密学问。

西政的“知行合一”理念很吸引我。期待在模拟法庭体验条文的应用,在法律援助中心感受法律的作用,在讨论中锤炼思维。我知道,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。西政的平台,能帮我把书本知识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选择西政法学,是为自己求发展,也明白肩上多了一份重量。西政前辈们的探索精神,会激励我们这些后来者继续前行。想到未来能投身其中,做些具体的工作,心里便有些激动。

站在新的起点,我对自己说:这四年,不仅要学好知识,更要磨砺法律人的品格,坚守对这份职业的信念。我希望通过学习,能独立思考,关注现实,理解人间冷暖。西政的校训“博学、笃行、厚德、重法”会是我的提醒:精进学业时,别忘了肩头的责任。

录取通知书上的油墨终会褪色,但这份约定历久弥新。从收到它起,我与西政的缘分便结下了。未来的路不会平坦,但我已准备好去走。如同校园里那块石刻所写:“法治天下,任重道远”。

我愿在此启程,踏实学习,为将来的路打下根基。这是给西政的承诺,也是我对自己的回答。